

徐从炎◎著

二度花

E r d u h u a

美丽总是爱与风险伴行，
在于际遇与把握。
遭到不幸难免沮丧、痛苦，
不忘初心矢志追求，
勇敢搏击和奋争之后，
不是不能再展光彩前景……

非斗僧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二度花

徐从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度花 / 徐从炎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317-4360-6

I. ①二…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9808 号

二度花

Erduhua

作 者 / 徐从炎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曲丹丹

封面设计 / 丁瑞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341 千

印 张 / 12.75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360-6

定 价 / 5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1 不想活.....	1
2 死不了.....	8
3 她胜亲娘.....	20
第二章.....	28
4 短街筒.....	28
5 那叛徒.....	36
6 首面.....	45
7 首班.....	55
8 欣喜的滋味.....	63
9 探家.....	72
第三章.....	83
10 被接风.....	83
11 如此陌生.....	92
12 难说再见.....	100
13 精明的傻备.....	109
14 衣锦还乡.....	116

第四章.....122

15 撩人的信.....	122
16 短街不再灰暗.....	129
17 这厢起闷.....	137
18 那厢硝烟.....	145
19 试探.....	152
20 是否堕落.....	159
21 娘患上险病.....	166

第五章.....173

22 休闲中心.....	173
23 帮冤家.....	184
24 外面世界.....	190
25 不忍误他.....	197
26 那头非善主.....	203
27 此年非彼年.....	210

第六章.....216

28 雇主夫.....	216
29 旧梦重圆.....	222
30 喜有双至.....	231
31 心生痛.....	240
32 压力山大.....	249
33 有想法.....	254
34 蜜月.....	261

第七章.....267

35 麻烦来了.....267

36 他妻不俗.....273

37 想喘口气.....280

38 小消息.....285

39 不愿忧悒.....291

40 不是滋味.....297

第八章.....306

41 新邻居.....306

42 祈福同学.....313

43 前夫暴卒.....319

44 惶恐与泰然.....325

45 惊喜与错愕.....331

46 大明白高论.....337

第九章.....346

47 欠明白惜别.....346

48 傻莽的精飞.....355

49 新恋土.....365

50 遗书亦战书.....373

51 誓让山花灿烂.....387

第一章

1 不想活

人们常说，活着不容易；我没想到，死竟这么难。

我想死，不是一天两天了。头顶没有太阳，四周一片黑暗，看不到任何前景，没法面对所有的人，活着还有什么劲儿？那个曾经很自负，也挺爱臭美的女孩子，沦落到这步田地，就想赶快离开这个瘟世界，永远地消失。

想过去撞墙，一头撞上去，又担心力气不足，一定只撞个头破血流，眼睛不会永远地闭合上；想过抹脖子，拿刀往脖子上一划拉，可是平日连鸡都不敢杀，又害怕哪里未割断，血溅得满世界，两眼依然在骨碌；想过去跳河，小时尝过落水的滋味，担心走到水边过去的记忆翻上来，脚一哆嗦不听使唤；想过用索子，电影里看过，拿根索子往高处一系，再往脖子上一套，然后把底下垫脚儿一踢，一想到脖子要被拉得老长，又不愿临死留世人一个丑陋看相。我最后选择了吃安眠药，小说里没教什么牌子的药死得快，胡乱找医生开，也不知医生开的是些什么白片片，攒下几十片后，等不及了，服下去后竟没“睡”过去。偏巧，让那个挨刀的回来发现，送到医院一顿灌洗，竟然还原封不动地照样在

阳世上傻睁着两眼。

人们害怕死，我希望即刻不活。人们设法活，我希望立马去死。

人们体会不到我的感受，没法理解我的愿望，我想死的愿望，绝对不比那帮捞足大钱的阔佬想活的愿望差。那愿望一段时间以来，犹如催眠曲一样让我着迷，我心心念念只奔那个去了，就像读书时心心念念只奔未来去一样。

读书时我对未来何等憧憬啊！在学校里，跟同学每每比狠较劲儿，成绩一直冲在很前，觉得自己未来一定很美好，为此，让那时的我活得浑身是劲儿，每天阳光十足。

哀莫大于心死。这些天原本很是清明的心灵，被绝望完全吞噬掉了，就同清明的朗空被隆起的漫天乌云完全吞噬掉一样，眼前浑浊、乌黑一片，觉得还是去了那边轻松。一定的，越想我越坚定地这么认为。

但是，现在去不了了，死不成了，不存在如愿的丁点儿可能了，我再也无法实施任何想死的行为了。那个挨刀的找来个人，寸步不离地就盯守在我身边。

我从医院出来有些天了，被死死地看守着，心里总归很不甘，躺在床上仍用脑子不停地想。想过发生不测、盼过突染急症等各种情况出现，甚至做梦去了乡下，主动去寻五步蛇，希望它帮忙咬一口……

我每天只能这么胡思乱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而这还是刚出院那两天的事，后来连这个也不成，想都想不动了，我很快地失去了知觉。出院后本就很虚弱，回来一绝食，我不知哪天小死过去。

啊，好静啊，静得就跟真的到了那边一样。

可我明明有感觉，脑子能使。而且，还能呼吸……

“茹儿，你醒了吗？”

过了一阵，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像一头坠入深坑中的绝望老牛在做可怜的哀鸣。我立即忆起，身边有个看守

者，昏死之前，一直很尽责地盯守在我的身旁，不断地要我吃东西。我恼她破坏了我的计划，不肯睇她一眼。

我知道，现刻这幢大房子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我当然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我所谓宝贵青春的一段年华，就是被糟蹋在这里；我所谓珍贵少女的初次，就是在这个该被诅咒的地方喂的狗。

这是镇中心一处算不上山的葱绿小丘，被挨刀的爹相中，弄到手劈成私家别墅。房建在半坡上，周围用围墙一圈，虽没圈住整个小丘，起码也有小半边吧。然后，在山脚下挖条人工水渠，隔开喧闹的镇中心，这里即成了一个闹中取静的独立王国。别墅里溪池亭桥、树竹花草异常幽美，别有洞天。在这个镇子，它的派头只略逊于站在院里就能望见的那幢高高的镇政府机关大楼——那幢常挂在挨刀的爹嘴边，被上面看好而让他发迹的镇政府机关大楼。他就因为这点儿小政绩，而获摆脱“农”门调到县城。

挨刀的爹原先不过镇上一般干部，协管乡镇企业那块。因为这一带儿很多农民学了泥匠、木匠手艺，让他牵头成立起建筑公司，起先做到县城，再到市里、省里，很快做到小半个中国，直至上海、北京那样的大都会。他也从一般干部步步升迁至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

在中国，镇政府虽为最小的行政单位，管的不过小几万人口，是个芝麻绿豆。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世界上那么多只有几千几万人口的地方也能成国一样，当上这里最高头脑，犹如当上小国的国王。我就是在他当上这个镇的最高的任上，被挨刀的哄到这幢房子来的。那时，挨刀的很以他爹为自豪，开口闭口他爹如何如何不一般，魄力大胆气壮挺会玩人，市里的书记都玩上了。市委书记跟小镇书记隔得远着呢，男孩子为讨女孩子欢心，喜欢吹点小牛我知道，我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么听了半月之后，还是听出心痒来，想丰富一下自己窄巴的见识，轻易地被他哄来见了他的父母。从认识到同意试处下看，不过半个来月工夫，这么短的时间即被他哄来，可见那时的我有多傻啊。

后来回想起来，当时并没太认真，只想亲眼见证下，当好玩儿。见了这幢美得如花园宽得似旷野雅得同王宫一般的房子，确实感到震撼，不否认一时生过羡慕，有些抗不住诱惑。加上验证那个一门心思迷我的家伙没有骗人，像还诚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个情况。为这么点小理由，我鬼迷心窍地当天即把自己女孩子的初次轻率地扔给了他，那个狗彘不如的东西。其实爱屋及乌也罢，亲眼见证也罢，不是事情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真正促使这事快速走向深入的是另个原因，当时我为特地要来欣赏的那个不一般人——挨刀的爹，却不欣赏我，让倔傲的我有生以来遭受到首次打击，引发出自尊和执拗脾气来。我一来见他爹脸上不好看，盘问我一通后，话越来越少，没有任何表示，推说镇上有事，不但中饭没回来陪，甚至干脆晚上不回来照面，我当时一气便在心里斗狠说：“你越反对，我越要来，有本事叫你儿子别纠缠我！”是跟他爹斗气犯下这个幼稚的啊。他那个爱得神魂颠倒的儿子，要趁他不回来之机做事，提议晚上我睡在他床上，当时正在忙着出纳粗气的我没有吭声。就是这么一个细节的失误，让我从此跌入苦海。挨刀的当夜干了我，生米做成了熟饭，把我原本丰富的脑子一下抽空，就同历史书载八国联军冲进紫禁城把里头宝物一下洗劫一空一样，无脑再做旁的思想，很快无心向学，至自己坠入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就是这个现刻在旁边看守我的人，挨刀的娘告诉我，他爹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一心指望儿子娶个高门大户的官家女，好门当户对供他利用，出入有面子。他大约想等被其视为蓬门荜户出身的我离开后，回头再说服那个不事先招呼他的儿子吧。却万没想到，他那个才读高中的独生子，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还不是东西，没有得到他的应允已经把事情做成了既成事实。

我感到眼前有蒙蒙光亮，不再那么漆黑一片如冥国幽境，仿佛眼前隔层竹膜的感觉。

现在是几日几时，一点儿也忆不得，完全想不起来了。室内空调使劲吹着，呼呼呼那么有劲儿，估计外面的世界还属酷暑盛

夏吧。

“你醒了是吗，茹儿？”

就是这个没点价值的女人，要负很大的责任，活在两个强势男人当中，只剩一个劲儿忍让的本事。那天晚上就是怪她没有坚持，让她儿子得了手。我虽不否认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但那时的我年龄不是很大，涉世未深，尤其是人生还没经过风浪，又处在恚气当头，容易出错犯傻嘛。她能同我比？她一个失败的女人有着失败的婚姻教训，又有上了岁数做事的冷静，作为未来家中的大人，她却不能替我把着点，明的错误让我犯。她当时要去给我准备晚上睡觉的被褥，她儿子说：“准备什么被褥啰？麻烦得死。”她以为让我跟她睡，就问我：“那茹儿，你愿跟我一起睡吗？这么晚了，他爹肯定不会回来了。”就是她后面这半截话把我气的，哪有新媳妇初上门，未来的公爹躲着不回之理！我当时被羞辱惹出一肚子气不打一处来，像面前的人就是让我生气的人样，只抬头很生硬地瞥她一眼，没作声。她儿子接着跟他妈说：

“就同我一起睡吧，都一家人了。她刚来生疏，跟我一起习惯些。”我身边的妇人听了，只拿眼睛看她儿子。她儿子随即一摆手说：“听我的没错，就这么定。”妇人便缓缓地把身子转向我，问：“那茹儿，你看……”急促间我应对的一句话是：“我无所谓，随便。”听听啊，我多傻，这是随便的事情吗？我当时竟回答人家“随便”，随便得同时下在世界上到处乱扔炸弹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身边的妇人便只长长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她就错在这里，应该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她没说。从挨刀的口中我早知道，她对挨刀的爹畏如君王，对挨刀的也是百依百顺。可我不同嘛，一来大家都是女人，二来我新上门，她不敢拿自己儿子怎么样，可以对我说那不合适呀，她却没说，只傻傻地看我一气没再作声。所以后来一遇生气时，我只爱捎搭上她。记得一次我让她儿子气得躲在一边难过，她悄没声息地走上来，摩挲着我的头发哄劝说：“好茹儿，莫跟他一样。他跟他爹一样，是个畜生！”我用力一抹眼睛，瞪向她叫：“还不怪你，当初让你儿

子糟蹋我！”她立即垂下头去，一脸戚色地捏着我的手说：“是怪娘。可你没看出，娘是个没有什么用的人吗？……”这个世界上顶没用的人，那会这么说。

我感到她现刻趴得离我很近，都能嗅到她呼出来的气味。我知道她一定在期盼我做出进一步活过来的表示，哪怕一点儿，一丁丁点儿。但我做不出，除了脑子，我目前什么地方都动不了。想睁眼看下她，眼睁不开；想清下喉管，咳不出声；想翻转下身子，更无丝毫可能。现刻我整个人犹如一具僵尸，丝毫动弹不得，身上所有的功能，只限脑子和耳朵可使使。

其实，她是这个屋里我唯一的同盟军。她喜欢我，真心疼我，我是知道的。她在这个屋里受到两个强势男人挤压，我和她同属女人，受她特别疼爱，我只把这看作是她有需要。我来这个家后，她为赢得我好感，什么话都肯跟我说。说他们家的钱，据她看来不干净。有一回我在灶间陪她炸鱼丸，她挟一颗刚炸好的塞进我的嘴里说：“你想想看，在公家上班能拿那么多的工资？”她不止一次跟我这么说，说男人不干净的钱一多，就会设法儿花。说我那个所谓的公爹，起码在这个镇上三四个女人身上乱花过钱，还是依据传到她耳朵来的消息而知，不包括她不知道的。我曾认为坏女人是那些教唆男人做坏事，挑引男人走邪路的女人。许多贪官的背后，据传都有这样女人的身影。依她情况看去，怕不全面，看来过于老实的女人，对于男人或者也不算什么好女人。男人有野心，有不安分的劣根性，如果想法和做法出现偏差，有个有头脑且冷静的女人及时提醒与规劝，可能会不一样。她不能，她只会在自己男人面前逆来顺受，听任他胡来。听到这里，为回报她的信任，我只淡淡地回应说：“你也真是，你就不能管管？”她叹口气说：“唉，你没看出，娘是敢管他的人吗？他一副随时要休掉娘的样子，娘还敢管他！”一脸黯然神伤样子，比美女迟暮还显无奈。我说：“是我，宁愿让他休掉，落得少受窝囊气。”她略带急色提高声音说：“好茹儿啊，这个娘不是没想过，娘怕孤独，这个样子出去，还能找谁结伴过日子

啊？在这边，起码有个儿子，尽管种不好跟他爹一个德行不讨喜，毕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到这里，我就不能滥发议论了。她这个样子这把年纪出去，要找到个合适人结伴过日子怕真够呛，终不成害人家出去孤老死去，做儿媳的能一上门便拆散公婆？但我不想否认这个女人有问题，尽管我听她告诉我的那些不干净钱里，没有她什么事，她在自己男人面前从不被正眼看待，自然她男人做的那些糗事知道就少。就算让她看些出来，一来她未见得有胆敢说，二来就算敢说，她也无法说进他的脑里去，故而我相信，那里头不会有她什么意见成分。一个随时要休掉她的男人，肯把她放在哪只眼角瞥见？那是我到她家来后的一段事。我所说的仍指她过于老实，最终反让男人受到真害，没有走到自然寿命的年龄，撒手人寰提前走了，她多少应负一些责任，毕竟同住在一个屋壳之下的人嘛。所谓女人是男人的一半，她敢肯定那钱不干净，表明她起码知道他在胡来，却听任他胆子越来越大地一路做下来，而没有也不敢有一星半点的办法与努力加以阻止。他才活到五十边上，就喂了人民政府的枪子儿，终因贪腐犯上命案，罪孽深重被枪决了，我觉得她多少脱不了一些干系。就算那是他本人罪有应得，不能归咎为她故意所害，却可以说多少与她从未吭声给的环境有间接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说，到头来她是实打实地害到她自己，殃及她儿子、这个家和我。我被害得至今生不如死。

回来头几天，我曾这么想。但我很快不愿这么想了，觉得老这么乱埋怨别人没意思，别人又没捆住你手脚，是自己吃错了药蹚进这浑水的，要怨只能怨自己。可怨自己又有何用？怨能解决问题，能怨出什么法子让自己像别人样活下去？后来觉得怨不过来了，怨得人好累，不想怨了，就想一走了之……

唉，现在想这些还有何用！

2 死不了

“茹儿，娘刚才看见你嘴唇动了下。你有感觉了吗？”

可怜的看守者又在身边叫唤。我似乎感到能做些回应，至少气能出粗一些，但我仍选择不吭声。她有需要，我有义务满足她吗？她生的好儿子害得我这样！我以不回应代回应。

七年前，十七岁的我考上县重点高中，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华啊。臀部和胸部刚刚快速完成增大，进入女孩子最出挑的岁月，我仰着自己白嫩的秀脸，挺着自己丰满的胸脯，扭着自己姣好的腰肢，骄傲地踏入全县最大的中学。一进校园，迎面一双双目光不愿错过地朝我投来，我读得出，那是欣赏，或者还有羡慕什么的。我知道自己模样不俗，在家里镜子前，没少自我臭美陶醉过。报完到分寝室，同室女生同样那么喜欢我。有两个长得不比我差的女孩子，更是喜欢得亦步亦趋整天黏乎着，大概她们觉得有黏的资本吧。其他五个同室让她俩一黏，只好退避三舍，称“不想跟你们争夺选美冠军”，自嘲地开玩笑说：“你们三个校花级，我们五朵金花就不掠美，搅一块堆儿给你们抹黑”。与我们保持距离，一块儿处稀得多。两个爱黏我的当中那个小点儿的，一次玩笑直接表达说：“茹姐，你要是男的，我就嫁给你，只有你配娶本小姐。”后来也是她，怪点子专家，突发奇想要三人学《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结哥们儿，并强行进行角色分配。那次三人上街，她请大家吃馆子，说是庆祝她十六岁半大寿。桌上她说：“哎，你们说我们三人名字有意思不，你叫管仲茹，你叫柳蓓玲，我叫章菲菲，如果各人去掉一个字，按谐声不正好是三国中的刘关张，我们学着结个哥们儿怎样？”我和柳蓓玲对视一眼，都笑了。柳蓓玲银铃般一阵脆笑后说：“服你这鳖想。看来，我们三人的友谊，老天早就排定。”率先响应，兴奋得拿筷

子敲得空碗乒乓响。我也感到蛮有那么点意思，她去一个菲字即“张飞”，柳蓓玲去一个玲字即“刘备”，我去一个仲字即“关羽”，多好玩儿，心下有些愿意。但我装出不愿，说：“不干，你们都比我小，我才当老二，吃亏了。”她就说：“那好办，就叫你关老大，柳姐叫备老二，我吃点亏算了叫飞老三。这总行了吧？”我真让她逗得有点憋不住，笑出声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叫法儿。”柳蓓玲替她帮腔说：“你不亏，你跟我同年才大几个月。再说，关公不是在民间比刘备还吃香吗？建有那么多庙宇。”我知道她们心里所想，同样好友谊的我借机表达说：“嗯，照这么说，那还差不多。”随后笑出同样的快活，觉得随她们闹能增友谊。飞老三一见，立即站起身喊小姐：“小姐小姐，帮拿三听啤酒来。”她要借酒弄仪式，一肚子劲要往那么回事继续闹。那以后我们居然按照章菲菲分配的角色称呼上了，我由不反对不觉中还习惯上这么闹。大家相互间都改成关老大备老二飞老三地称呼着，一下子把关系提升到一个新层次。自此，三人形影不离，像三朵花飘荡在校园内外，成了校园内外所有人目光爱追逐的目标——都想分享一下我们的快乐，或者还有我们美丽什么的。我们一边快活着，臭美着，一边谈着理想，话着未来，好像毛主席所说，这个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样。我们都感到自己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世界是为我们而存在。其时我们心中的理想，更比我们体貌还美。飞老三想当职业军人，要跟外国鬼佬比一比狠。备老二想当歌舞演员，要做万众瞩目的明星。我则想著书，欲拿见解征服每个人。我们的理想也不是凭空幻想，都是有人教过别“可惜了”之后生长起来的。飞老三打小是学校体育尖子，一度垄断过她们学校女生短跑、标枪、跳远冠军，部队首长见了说，这娃好模样，还有这副好身板，将来没有征来当兵可惜了。备老二打小表演天赋十足，但凡她们学校组织演出，她都是被安排领唱和领舞，指导老师多次叹惜说，这娃这副好模样，又有这么好的表演天分，无奈生在这个穷小地方可惜了。而我打小语文见长，四岁字就写得龙飞凤舞，八岁啃得懂大

部头文学，初中时作文写得哗哗流水样顺溜，得过两次全县同年级作文大赛第一，领奖的时候组委会领导私下对我说：你不但长得俊秀，还有这么高悟性，将来没有吃上笔杆子饭真可惜了。这些类似鼓励，自此长进我们的内心，慢慢地从深处生出思想翅膀，不断飞向高远。我们一进县重点高中，这座一县人都在传等于是已经跨进大学之门的学校，自信更是腾飞起来，每每难以自控。一个周日，我们郊游登上那座可以俯瞰整个县城的柴山巅顶，在那里歇脚互相交流出来，咯咯大笑不止，在山顶上厚草里搂抱打滚。只有飞老三闹完，鄙我和备老二理想不怎么样。我们要她给理由，她高叫“长脑壳去想”，卖关子不答，不过，随后也表示“还能接受”。我们每人信心满满，都不肯对未来有任何怀疑，自幼接受太多羡慕的目光，个个养成很高心气。我们憧憬着，坚信未来属于我们。“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在很久后的另一次三人小聚餐上，我们很兴奋地举着饮料共同朗诵毛主席语录期待着。略打折扣的时候，至多也只限在这样的水平：“万一将来我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去管一个县或一个镇什么的，那时关老大你书记，备老二你人大常委会主任，我就多劳点算了，做个县长或镇长什么的。”备老二立即笑驳飞老三：“那么着，就不是你封我们，是你这个什么县长、镇长的得听我们封。”但是，万没想到祸起须臾，不到半年工夫竟六月飞雪，将这一切彻底颠覆，我的噩梦便开始了。那个挨刀的撞进我的生活，撞击力对我来说不亚于白垩纪后印度板块撞击亚洲大陆，好端端的平稳生活被撞得像珠峰样迅速起包，难见一点高处风光不说，反尽让雪崩似的厄运和不幸缠绕上，人生开始不断出现垮塌，把我一切美好很快垮塌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是第一学期快结束的一个周末，关备飞三人并排骑着脚踏车，从城东一中向城西飞老三家骑去，陪备老二去飞老三家存车，再送备老二到旁边飞老三母亲工作的汽车站乘车，各人准备回家放松一周紧张学习的身心。骑在出校不远的宽马路上，正说笑着，快活地享受着属于我们的世界美好，不想一辆摩托车从后

面飙上来，打我身边驰过，把我连人带车碰翻在地。“没长眼睛啦？！”我好不火大，撑起上身立即冲骑车人骂过去。对方当即停住车，一看面相不很陌生，一时想不起来。飞老三和备老二马上朝骑车人包围上去：“怎么骑的车你，这么宽的大马路？！”

“会不会骑你？看你年纪轻轻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脑子一时走神了。”被夹在两人当心的骑车人说着，跑过来要拉我，

“真对不起，送你上医院去看一下吧！”我感觉身体好像没什么大碍，见状气消了一半，没让他拉着，自个儿爬了起来：“算了，碰到我算你行时，我懒得跟你这号人去耽误工夫。”“要去要去，”飞老三嚷道，“不能便宜这小子。”备老二跟着叫：

“就是，让他买个教训。”骑车人说：“还是去看下吧，大家好放心。万一落下什么毛病，我还怕日后受怪罪呢。”我觉得看一下也好，我一条腿现刻确实蛮痛，别这时大意留下问题，日后自个儿后悔，就爬上了备老二车座。飞老三让骑车人把我的脚踏车架在他的摩托车上，解差一般押着跟在后面。我们像从战场上得胜归来前去领奖的大英雄一样向前行进而去。

太阳收起笑脸，风在马路上旋起一个又一个旋涡，不知是否故意，把一地的肮脏向我们的脸上甩来。得胜者们已经顾不得了，前进得很坚决。

或者天气转凉衣服穿得多些，到医院检查，真没什么大碍，未伤到内骨，只是膝盖擦去两小块皮。医生洗了洗，涂了点药，贴上两块纱布说不用住院，回去歇两天就好了。出来，骑车人有歉疚，一个劲地要请我们吃饭赔礼。飞老三先答应：“也应该，我们姐妹受到你惊吓，我姐裤子破了明的也有损失。”我只好又听由备老二载着而去。

我们到的是县城顶有名的餐馆春光楼，一个一县城无人不知的有钱人爱到的所在。到这个地方来吃饭，非但我，估计飞老三和备老二两人一样连想都没想过，珍馐佳饌未到嘴，光是这楼的豪华，就让我们先美餐一顿。圆形天井里鱼池喷着水，上面垂下的巨大、豪华吊灯放着光华，绣边地毯从迎宾大厅楼口铺向各廊